



编者按

今日本报海潮文艺版推出的四篇作品均出自宁波舟山港舟山港务有限公司90后职工，他们以岸桥为笺，以浪花为墨，将码头上的坚守、对海港的深情，凝为真挚而饱满的文字。这些文字，是浙江海港职工初心使命的生动映照，更是海岛港城蝶变发展中奋进力量的鲜活注脚。今日刊载，愿读者能从中读懂坚守中的青春，体悟海港之韵、劳动之美。



□夏聪

1993年生，舟山人，2019年入职舟山港海通轮驳有限责任公司，现任“舟港拖45”轮二副，负责拖轮航行值班、操纵配合及航行安全工作。

连续一周在近海与风浪“周旋”，终于迎来了休息日。常年在甲板上听惯了引擎轰鸣与海浪拍击的声响，这次我们没打算宅家补觉，而是约着带上露营装备，去海边找一片安静的沙滩，把属于大海的时光，从工作“切换”到休闲。日历悄悄翻到九月末，空调的冷风还没完全退场，海边的风却先沾了几分凉意——我们总说“要抓住夏天的尾巴”，于是一群人拎着塞满食材的保温箱，踩着夏末的余晖，又一次奔向了海边。

抵达沙滩时是下午三点，熟悉的咸湿气息扑面而来，只是少了拖轮引擎的震动，多了几分宁静。我们选了块离海不远，视野开阔的地方搭帐篷，常年在摇晃的甲板上协作，搭个帐篷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有人蹲在地上固定地钉；有人扯着帐篷布。没一会儿，天幕就立在了海边，像一座小小的“避风港”，静静守护着我们难得的闲暇。

后备箱里，卡式炉和锡纸锅依旧是老搭档。架起卡式炉，倒上提前熬好的牛油锅底，火一燃，汤汁咕嘟咕嘟冒起泡，辛辣的香气瞬间裹住整个天幕。食材摆了满满一桌。有人负责涮肉，筷子一夹，肥牛卷在汤里打个滚就变了色；有人忙着调蘸料，麻酱里加几滴香油，香得人直咽口水。裹满蘸料的肥牛，入口是肉的鲜嫩，配上吹过脸颊的微凉海风，连心里的燥热都被这口热气炙烤得舒舒服服。原来，抓住夏天的尾巴，在海边搭个天幕，煮一锅热乎乎的火锅，就能把这个夏天的美好，都妥帖收进记忆里。

傍晚时分，太阳慢慢沉向海面，把海水染成了层层叠叠的橘红色，连沙滩上的脚印都镀上了暖光。我们沿着海岸线慢慢散步，有人举着手机对着落日拍照，相册里早已存满了海上与海边的日落，却总也拍不够这转瞬即逝的温柔。海风吹在脸上，带着海水的湿润与凉意，拂过发梢时还能闻到淡淡的盐味。这一刻，没有作业计划，没有无线电呼叫，只有彼此的笑声和海浪声，简单又幸福。

对我们拖轮船员来说，最好的休息日，不是躺在家里，而是和并肩作战的伙伴一起，回到熟悉的海边，把工作的紧张抛在脑后，只享受海风、阳光与彼此的陪伴。这片海，见证了我们的汗水，也收藏了我们的快乐——这大概就是属于我们的，最珍贵的时光。

这片海边的露营时光，像一捧温润的星光，悄悄点亮了我们的闲暇，也让我们对下一次航行，多了满溢的期待。



□邵梦园

1998年生，岱山人，现任舟山港海通轮驳有限责任公司宣传干事，平时热爱绘画、写作。

日历页在指间簌簌翻动，仿佛无声地计量着时光的流逝。而在某个不经意的恍惚瞬间，我依然会觉得外婆还蜷在沙发上，那沙哑的呼唤声仿佛还在耳边萦绕，久久不散。

外婆总爱藏糖。邻居家娶媳妇、嫁女儿、生孩子，分来的喜糖，她一颗也舍不得吃，全收在那口掉了漆的饼干盒里。盒子原是装“光明牌”饼干的，铁皮上印着几朵俗艳的牡丹，如今漆皮剥落，倒显出几分质朴来。每次我去看她，她便颤巍巍地搬出盒子，掀开盖子时，铁皮与铁皮摩擦发出“吱呀”一声响，像是老人关节的叹息。

“喏，专门给你留的。”她细瘦的手指剥开五颜六色的糖纸，总能精准挑出那些我最爱的奶糖。那些糖往往已经有些发黏，糖纸剥开时会拉出细丝，在阳光下闪着蜜色的光。我笑她：“放着都要化了，不如自己吃掉。”她便眯起眼睛笑：“我牙口不好，吃了要疼的。”其实我知道，她是舍不得。那些被岁月浸透的甜蜜，她都悄悄藏进了斑驳的饼干盒里。

外婆离开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去村里她常去的小公园散步。一位老人拎着菜篮经过，看见我时突然停下脚步，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你是阿清的外孙女吧？这眉眼和她年轻时简直一模一样。”阿清是外婆的小名。老人说，她在外婆年轻时一起在生产队干过活。

“你外婆啊，干活最是利索，插秧比小伙子还快。”老人说着，从菜篮里掏出几个橘子塞给我，“她心肠也好，谁家有事都去帮忙。队里发糖果，她总舍不得吃，说要留着给最疼的人。”我这才知道，外婆攒糖的习惯，早在我出生前就有了。

公园里人来人往，老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像给记忆里的外婆添上了新的色彩。原来在我未曾参与的岁月里，她早已把善良和坚韧刻进了骨子里。告别时，老人执意要把橘子都给我，就像外婆当年执意要留糖给我一样。走在回家的路上，恍惚间又闻到了那熟悉的甜香，或许这就是时光的馈赠，让我以这样的方式，离外婆更近了一些。

有人说，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可那些藏在零食包装袋里的疼爱，带着烟火气的絮语，早已融进我的骨血。原来遗憾不是用来沉溺的，而是让我们学会俯身拾起当下的星光。

每当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房间，或是闻到街角飘来的糖果香气，我总会不自觉地微笑。外婆从未离开，她化作了晨间的微风，午后的暖阳，还有那些被我们可以以为常却弥足珍贵的日常温暖。这些细微处的感动，都是她留给我的礼物，提醒我要像她那样，用最朴实的方式，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糖纸里的月光



□周紫荆

1997年生，宁波人，宁波舟山港海通轮驳有限公司党建干事。爱好阅读、打羽毛球。

螺门渔港的晨雾还没散尽，“浪花白”已经蹲在礁石上舔爪子了。潮水退下去的海滩亮出满地的碎银子，这小东西偏要挑干爽的沙窝走，爪印串成弯弯的珍珠链。它原是岛上老船匠阿旺伯养的狗儿，去年台风季阿旺伯跟着儿子去了沈家门，倒把牠留在了木麻黄树下的石头屋里。

此后啊，“浪花白”便成了岛上渔民共有的小狗。

渔市早市刚开张，“浪花白”就蹿到阿海伯的鱼丸摊前。滚水锅里浮着雪丸子，它也不急，蹲坐在凳条上等。阿海伯总要故意问：“要葱花儿不要？”晒着太阳的阿嬷常说它活像是富贵人家小姐。可不是么，喝雨水要喝檐角竹筒接的，吃零嘴必要人家搁在晒紫菜的竹匾上。上回小卖部阿庆拿咸鱼逗它，它扭头钻进渔网堆，愣是把新补的网眼勾出三个线头。

日头晒得铁皮屋顶哗啦啦响时，“浪花白”爱在防波堤的阴影里打盹。海蟑螂在它鼻尖前横走，它耳朵抖两下，尾巴拍得蚱灰墙簌簌落白粉。渡轮靠岸的汽笛呜呜一响，它翻身起来往码头跑，倒比接人的还殷勤。船工老林总往它嘴里塞鱿鱼丝：“你个白毛团子，莫不是会数潮水？”

最有趣的是看它追潮头。浪花退时它往前扑，浪打回来又慌慌张张往回跳，湿了爪子还偏要在干沙上蹭三蹭。这时候若有人摇橹经过，橹声吱呀呀地响，它便忘了玩耍，立起身子扒着船帮要跟去。

“浪花白”不光活泼可爱，还颇有灵性。

立夏那日，“浪花白”在礁石滩发现只青蟹。它歪着脑袋看蟹横走，突然伸爪去按，被蟹钳夹住前掌绒毛。这小祖宗也不叫唤，慢悠悠把爪子浸到海水里，青蟹松了钳，倒叫它用鼻尖拱着送回潮间带。赶海的老王头撞见这景，逢人就讲：“这狗崽通人性，通人性啊。”

大潮汛，“浪花白”跟着渔船出海耍。船尾拖着的浪沫子被月光镀成银链，它追着跃动的磷光转圈，转着转着几乎成了团白旋风。水手们起哄，在一旁喊着号子：“再快点，再快点！”回程时它蜷在装冰的泡沫箱上打瞌睡，渔老大往它身上盖件蓑衣，活像盖了床金丝被。

最奇是去年冬至，岛上祭海神。“浪花白”蹲在供桌前看人们摆三牲，忽然冲着龙王爷的神龛汪汪叫。庙祝顺着它目光瞧去，香案底下钻出只偷供品的灰老鼠。从此岛上妇人进香总要摸它头顶：“好一只乖狗喔。”

如今春风又绿了海阔宽，“浪花白”照旧每日巡它的岛。有时在补网场听老辈讲古，有时蹲在修船坞看后生仔抹桐油。海风总把它那身白毛吹成涌动的浪花，渔灯点点亮起来时，它便化作一团游动的月光，把咸腥的海味都裹成了温柔的渔语。

狗儿名叫「浪花白」



□王奕喆

1990年生，舟山人，就职于舟山港老塘山转储运有限公司，任宣传员。爱好旅游、摄影。

一天午后，在现场巡查的路上，我意外在办公楼楼下发现了一片银杏叶。它就静静地躺在水泥地上，叶缘已镀上完整的金黄，像一枚来自远方的信笺，藏着不为人知的心事。

这抹亮眼的金黄，不禁让我想起前不久在宁波参加培训时走过的那条银杏大道，漫天的金蝶翩跹让人沉醉不已。而此刻，在码头轰鸣与案头忙碌交织的日常里，这片独自飘零的银杏叶，竟比整条大道的辉煌更让我心动。

我们公司并未栽种银杏树，它究竟从何而来，又历经了怎样的旅程，才抵达这老塘山作业区？也许它是从某座城市的行道树启程，搭上秋风，越过海湾，躲过雨水，最终才辗转飘落于此吧。这份跨越山海的抵达，本身就是一场奇迹。就像港区里这些看似粗粝的劳作，背后都藏着职工不为人知的坚韧，更藏着与烟火生活相融的浪漫。

老塘山作业区没有集装箱堆叠而成的“彩色积木”，却有散货如山，在机械的运转间吞吐不息。那些金黄的粮食、黝黑的煤炭，虽没有斑斓的色泽，却承载着区域经济的脉动，滋养着产业的发展。每一粒粮食都有自己的归宿，每一片银杏叶也终会找到它的归宿，无论这归宿是名满天下的银杏大道，还是这座忙碌的海港码头。

我轻轻拾起这片银杏叶，小心翼翼地夹进工作手册，转身继续走向轰鸣的作业区。不远处，门机正稳稳地进行卸船作业，抓斗起落间，金黄的粮食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在阳光下溅起细碎的光。在这个看似与诗意无关的地方，我忽然明白，美从来不是特定环境的专属馈赠，而是源于内心的感知与发现。就像这片迎着海风而来的银杏叶，它没有同伴的陪伴，没有盛景的烘托，却以孤叶之姿，诉说着比整条银杏大道更深刻的秋意。生命的光芒，从不取决于身处何地，而在于即便独行，也要拼尽全力完成自己的金黄，绽放独有的价值。

黄昏降临，远山如黛。手机的震动打断了思绪，是部门的来电，想必有新的工作任务来了。我收起思绪，准备返回办公室。海港的夜晚才刚刚开始，机械的轰鸣将在夜色中持续，而那片银杏叶会静静留在我的记事本里，成为这个秋天最温柔的注脚。

我忽然懂得，在老塘山作业区粗犷的肌理下，从来都藏着最柔软的诗意，更藏着我们这群海港人，对这份事业最深沉的守望。

一枚银杏叶的归宿



2026年1月19日
星期一
值班总编：董佩军
一版编辑：李伟
视觉/版式：虞君明
审读：黄婧
李伊娜
二版编辑：何菁
版式设计：姚洁琼